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四

穫

穫

穡

据

架

園

圃

說文曰穫刈禾也

毛詩小雅曰歲聿云暮來蕭穫苾苾

又周頌良耜曰穫之鉅鉅積之栗栗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又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培田矧肯穫

爾雅曰齊文惠太子嘗辛東田觀穫稻范雲時徒文惠顧

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晏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虞喜志林說晏子曰景公為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穡

說文曰穡穀可收畱也

尚書大誥曰予未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又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物理論曰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本穡農之末

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欲緩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据

毛詩大田曰彼有不穫禔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東觀漢記曰桓榮遭倉卒與族人元卿俱据拾投閑輒講

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復有施行時乎後崇為太常諸

子謂元卿曰平生笑吾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家安能

豫知如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失大穗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結草以為蓑裳被頭徒跣每出見婦
人則隱翳須至乃出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年飢拮者猶股袞乃引其群子
以退曰待其間旣拮焉從者以為徒拮也拮無傍掇

晉書夏統字仲御幼孤寡養親以孝聞每採拮求食星行
夜歸或至海邊捕螾蟻資養

宋書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
爭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爭輒
云勿令居士知

庾異行別傳曰異妻樂氏生子澤初異与妻拮而产於澤
遂以命之

架

釋名曰架加也衣杖於柄顧以搗穗而出穀也或曰羅架
三丈五用之或曰以杖轉於頭故名之也

廣雅曰拂謂之架

說文曰拂架也拂擊木連架也

國語曰摧節其用耒耜耨其耨拂也所

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搗爰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拂

僉連架也
所以打穀

王褒僮約曰刻木為架屈木作把架擊

園

說文曰園以樹菓也

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

毛詩車隣駟騏曰駟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
樂之樂焉遊于此園四馬既閑

又國風將仲子世曰將仲子方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又小雅鷄鳴曰不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籜

周禮大官大宰九職一曰園囿毓草木

史記曰董仲舒出川人以治春秋當孝景待為博士下惟

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梁孝王傳曰王有罪八朝乘布車徒而騎入匿長公

主園布車喪人乘之也

又曰田蚡召客欲坐其兄蓋侯北向白曰坐東向以為漢相

尊不可以兄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第四園柱膏腴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

後漢書曰宦憲持官掖尸勢以賤言請奪沁水公主田

園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堦以問憲上陰唱不

得對陰壑也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

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又念使人驚怖昔求平中嘗

令陰博鄧疊一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

書切上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人

哉國家棄憲如孤雛廢馬憲大震惧皇后為毀服深謝良

久乃待解使以田还主雖不純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續漢書百官志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謝承後漢書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戴宏父為縣丞宏年
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侯之亦与
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 為河澗相因自免歸家不復
仕身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万金堂於西園

獻帝春秋曰呂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
布曰昔在洛會浸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
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顏裴為京兆太守起菜園使氏投閑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時毛皇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
帝遊後園召人才以上曲晏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見帝后曰昨遊晏北
園乘乎帝以左右泄之殺十余人

魏畧曰青龍十二年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輒使公卿群
寮皆負土成山樹松柏雜木造臺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
其中

又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无水以灌之乃作
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晉書曰華廙免官后猶遲家表武帝帝登凌虛臺望見廙笮
着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大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終於平北將軍家故甚豐親故借衍車帷帳器物者衍因予不復錄資財盡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土

又曰王戎為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又曰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江適諫以強賊未滅宜旌軍備嘗存儉約以率群下

又曰汜騰字元忌准孝廉卒除郎中天下兵亂去官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分身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南史曰蕪榮緒幼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

宋書曰茹法亮於心為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木之美公家園林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中比石山下有人竊園中菜道虔自外還見之即自逃隱往竊者後乃出

齊書曰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始窮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門詎得與山人交耶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湖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羨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必常見形於弟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予之謂曰楠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梁書曰徐勉為書武其二私曰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

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窄池種樹少寄情實尔又以郊
除閑曠終可為宅當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

又曰劉慧裝隱居東林寺

又曰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爵素質諱言集于端門東園樹栖翔
二旬而去夏以異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爵園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万机手筆斷决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待臣射不能者罰之

又曰高聰為中尉所彈遂廢千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菓
世稱高明黎以為珍異

又曰元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菓皆出其園

又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

北史曰齊盧景裕不容心世事居无二產惟在任解其叔
父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真素
自得是世號居士

北齊書曰河南獻王孝瑜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观時俗
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塘苑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第
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
貢賤慕效處七營造

後周書曰後周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
中者即以賜之宇文貴一筯而中帝咲曰由其之妙正當
耳

唐書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恭引致賓客煬帝時常犯法懼罪遂亡入司竹園鳩集亡命衆至數万及义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義師

莊子曰漢陰丈人為園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一日浸百畦子貢教以為桔槔

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田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韓子曰昔彌子瑕寵於衛君与遊東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曰愛我哉

淮南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虫藜藿為之不採說文曰吳王欲伐荆告左右敢諫者死舍人有小孺子者欲諫不敢恤先操彈於後園露濕其衣如是三日王曰子來何若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上高居早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后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方顯延欲啄螳螂而不知丸彈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不顧其后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月龍兵

風俗通曰園園也從口袁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

玄晏春秋曰又好桑農藏之事且養鷄鷺園園之事勤不舎力焉

王子年捨書記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此桃霜下結花

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桑園此園皆植寒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靈禽之園方園所獻異鳥獸皆畜此園也世說曰王子敬會稽人經吳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宴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

又曰簡文幸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梁間相覺鳥獸自來親人

又曰管寧並歆共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不釋鋤与凡石不異華拾而擲之

向秀別傳曰向秀常與稽康偶鍛於洛邑与呂安灌園於山陽亦其既利以供飲食之費

淮陽先賢贊曰蘇耽嘗聞有賓米耽告其曰人招耽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治日病一華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仇池記曰城東有古菴園中園中有三水碓

三拳記曰漢武帝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斤名含消

又曰漢武帝菓園有大栗十五枚一斤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荀隨過行見其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歸

幽明錄曰武宣程羈舉家常使種葱後連理樹生於園圃

殷中堪遊園賦曰尔乃杖策神遊以詠以吟落葉掩蹊菓
下成林

曹植詩曰公子愛敬客終夜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
追隨

劉謏之公牋曰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歲值堯水
滔天延燒其廬壞其園

謝玄與姊書曰此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任家湖形
模也姊相矚此亦有所散

圃

說文曰種菜曰圃

毛詩鷄鳴曰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又七月曰九月築傷圃十月納禾稼

周禮地官下曰場人掌于國之場圃而柶之菓蓀珍異之物
以時歛而藏之

禮記射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

左傳莊公曰子類有寵衛國以為師及惠王即位取衛國
之圃以為園遂奉子類以代王

又僖公下曰秦師襲鄭上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園圃猶
秦之有具圃也

又哀公下曰衛侯為圃幄於籍圃於籍圃之園新造幄
幕皆以虎獸為飾也

論語曰樊遲請孝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莊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消遙之廬食

於苟簡之田工於不食之圃消遙為無也苟簡易養也不
貧無出也古謂是采真之遊

韓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辭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櫨莽其穢棘則為賤場師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蔬圃之地灌之潢水三周

山海經曰淮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風俗通曰圃補也從口甫聲

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二層下有芝田蕙園皆數萬頃群仙
種擲焉

曹植籍田賦曰夫凡人之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耕者植
乎菁好苦者食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
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二

資產部五

蠶

綵

羅車

篋

絡車

二托

棧杼

核

蚕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浴蚕于北郊以為祭服

夏官馬質曰馬質掌質馬禁原蚕

禮記令曰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蚕器后妃齊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勸蚕事

又孟夏曰是月也蚕事既登后妃獻一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禮考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率遂為衰成人曰蚕則犢而蠲有巨范則冠而蟬有綉兒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二尺棘墻自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下三官之夫人世婦人吉者使入蚕室上奉鬯浴于川桑下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吞桑繭以示于君遂獻一于夫人

系統曰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親于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以供齊盛夫人蚕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蚕合絲

春秋考異郵曰蚕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蚕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爾雅曰蛾羅蠶蠶蠅蛹蟲蠅桑繭繭繭由樗繭食樗棘繭食棘

葉桑繭食桑虻蕭繭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未宜蚕

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繭民收其絮

輿服志曰貴人助蚕璊瑁簪釵珥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門中數往來

觀內以為娛樂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克為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締紵之屬養蚕織履民得利益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蚕八織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年徐州蚕蛾吃人死屍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三十二人時高肇專政聚斂不息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蚕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又曰文德太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親蚕

又曰開元中上命宮中食蚕親目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

女工之事及蚕罷獲絲甚以賜焉

又曰天室中益州獻三熟蠶厚白淨與常蚕不殊

又曰大曆中太源府河源縣人韓景輝養冬蚕成繭緜給

復終身

韓子曰蠶似蛇蚕似蠅人見蛇驚駭見蠅則毛起而漁者

持鯽婦人拾蚕利之所在皆背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齋戒東郊就桑者婦便觀蚕事

又曰蚕食而不飲三十日而不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蠟

又曰蚕食而不飲

又曰蚕解絲而商絕商絕吐絲金死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白芳七結浴蠶

又曰僵蠶使馬不食

抱朴子曰始以藥粉桑長蚕上得十月不死

金樓子曰楊泉賦序曰百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蚕乃為蚕賦是何言乎楚蘭陵荀况有蚕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無述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欲誣其言即遣方士朝上天朔曰嘗有神來迎我後方士晝臨遽呼若柱直者五從上天还方上遂以聞上以為面欺下朔獄泣曰臣我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蚕上何若曰咏咄類馬也班七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謾擊臣司空使上下問还報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為詐願使上上問之上曰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方士

東方朔占曰正月且竟日不風清明宜蚕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實其实一旦五色蛾止其香末客収而薦之以布生桑蚕焉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客与俱蚕得繭大如盆

郭子橫洞冥記曰寒青之國其國人皆以烏為衣其地多有蚕色青長一丈亦曰青蚕績其絲大如指一絲可以羈絆牛馬國人常以十丈繫黃門之廐以拘馬也巨象獅子常令以此一絲繫之

古今註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井山有野蚕為繭收得万余石民人以為絲絮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徽箴者徽便以與之自弃其

蚕

搜神記曰舊說太后古時有人遠征家惟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戲馬曰尔能為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驢而去至父所疑家中有故乘馬而还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恠之密問女上具以答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足蹙之曰尔馬而秋人為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蹙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從大樹枝得女及皮乃盡化為蚕績以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蚕隣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或謂蚕為女兒古之遺語也

拾遺錄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有丘蚕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后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則經宿不燎海人獻堯以為黼黻顏色

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絲所成者在江南不信有千人蠶帳及求河北不信有万石舟船皆實驗也

齊諧記曰正月有神降陳氏宅云我是蠶神能見祭當令蚕百倍今人正月半作齋糜為此也

皇后親蚕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女尚書跪白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蚕毋蚕毋以桑適金室也

先蚕儀注曰親蚕前二日大祝令質明以牢祠所謂先蠶也

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三黼政事曰始皇后葬用大蚕二十箔

玄中記曰大月支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蚕大小如指為蚕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蚕也

又曰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襄如蚕績九年生蠶十年而死去琅耶四萬里

林邑記曰九真郡歷年八十繭小輕博絲者綿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蚕蠶三月珍蚕三月績三月柘蚕四月初續蠶四月蠶五月初續愛珍五月蠶六月寒珍七月木續四出蚕九月初續寒蚕十月

蠶十月凡蚕再食者前輩皆謂之珍少養之愛蚕者故蠶蚕撞也蠶繭三月既績出蛾取知七月八月便割蚕主多養之是謂蠶蠶欲作愛者取蠶珠之卵藏內瓮罌中隨罌大小亦可十紙百紙蓋覆罌口安冷水使冷氣折其出勢僅得

三七日然後割生芥之謂為愛珍亦愛子績成繭蛾生外

郊七日又剖成蚕多養之此則愛蚕也

顧徵廣州記曰吳黃武二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趙嬰齊家得金蚕曰珠各數斛

廣志曰有原蚕有冬蠶有野蚕有柞葉可以柞綿

崔贛易林允之坎曰飢蚕作室緒多乱纏端不可得
又震之允曰秋蚕不成冬種不生

魚龍河圖曰蚕沙宅亥地大富得蚕絲吉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用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
方驗於人也約之蚕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
用日少此寒温餓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

物理論曰使民主養民如蚕母之養蚕則其用豈徒絲蚕
而已哉

雜五行書曰舍南種棗九株砮縣官宜蚕桑

又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蚕吉

呂氏本草曰石蚕亦名沙蜂神農雷公鹹有毒生漢中治
五淋破隨內解結氣利水道除熱

孫卿蚕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乱而後治夏生之而惡暑疾濕
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而起事乃大已是謂蚕理
閔鴻蚕賦曰體龍頸而驥啄近皦素於羔羊

左思吳都曰田稅再熟之稱鄉貢八蚕之綿

古艷歌曰日出東方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陸机詩曰老蚕晚結繭老女晚見辱曾不如老鼠翻飛成
蝙蝠

蔡邕書曰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
也今者一行而絕其用

稽康養生論曰火蚕十八日寒蚕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鳥无胃肺蛤无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蚕以
無胃而育也

繰

礼記祭義曰古之獻繭也其率用此與及良曰夫人繰三
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世婦人之吉使繰遂朱繰之玄黃
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恭敬之至也

說文曰繰繅繭為繰也

尸子曰六繭合而弗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緝之以為美錦
列仙傳曰園客蚕得繭大如盆繰一盆數十日繰訖俱去
莫知所如濟陽今有革蚕祠

繰車

通俗文曰織織謂之繰受緯曰孚

方言曰繰車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道軌

孫得施繰車賦曰惟工藝之多門備英麗乎創形擬老氏
之以轂片應天運以迴行秉轉以成歸兮不辭勞以自
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衮冕龍
旂用康上帝軫存王室惠流皂隸觀微風興於輪端霧雨
散於較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危朝日以投員兮准暈月
以造象若洪輪之仕繰兮似蜘蛛結之網尔乃才藝妻妾
工巧是嘉或締組或匹綾繰舒皎腕於輕輪兮擗擬景乎

鏡華絲成妙於指端號推片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戶兮
類寒蟬之吟家

篋

方言曰篋與也充豫河濟之間謂之轅
說文曰篋取絲者也或作觸從角間聲

絡車

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絡

扼

易垢卦曰擊于金扼

通俗文曰張絲曰扼也

說文曰爾絲爾從木爾聲讀若柅

機柅

毛詩國風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字林曰廡城涉机下所履

史記公儀林相魯見布好出家婦燂其机也

列女傳曰河南真儀者葉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孝後得遺

金一餅以孝真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濟行反裘習薪古

人之耻棄羊子漸而去之孝一年後歸身義引刀趣机曰

此織生於蚕桑治於婦繭加於机柅一絲而累以至丈尺

今若斷之損棄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孝當日知所玩中

而廢婦何異斷机哉羊子大慚復出七年不歸

列子曰紀昌者季射於飛衛曰尔先孝不瞑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射其妻之机下以自承牽提牽提一年之後
雖未到家而不瞑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時也纈麻索纈手經指柱
後世為之机杼勝復以便其用

傅子曰舊机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
天下之名巧也思其遺曰喪功乃甚易以十二躡其奇異
文異變用感而作

王逸机賦曰舟車揀寓麓工也杵臼確磴真巧也盤杆縷
小用也至於織机功用大矣上自大始下訖義皇帝軒龍

躍庾業具創俯系全恩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
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淇檀勝復

廻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招胡
三轉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錯柱妙編

奇免耳踈伏若安若危猛大將守窺身匿啼高樓隻時以
臨清池遊魚御餌滄澗其陂鹿廬並趨織繳俱垂宛若星

圖屈膝推移尔乃垂輕杼攪床帷動每多容俯仰生咨
古詩曰織七濯素手札札弄机杼

又曰皎上白素纈織為寒女衣寒女益雖巧妙不得東机杼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織之絲

鄧粲晉書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鯢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
兩齒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还捕着壁有傾雷兩梭變成赤龍從壁而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資產部六

織

漂

紡

澣

績

織

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也經緯綜机
績也織績餘也

礼記内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枲織組紉
女事

左傳文公上曰仲尼曰文仲妾織蒲三不仁

毛詩國風大東曰詩終日七襄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六文媛園葵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今子處屈人有與魯子同名
姓者而殺人七告魯子之母八魯子不殺人也織曰若有
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墻

魏志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循及清河長公主
劉早終丁莽子循亡於穰常丁言將我兒投之都不復念
遂泣哭无節太祖忿之遣婦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
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公到抚其背曰願
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外戶復云
得无常可耶遂不应太祖曰真决矣遂絕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助

妃妾紡績絰織習為家人之事

吳志曰陸凱上疏云自昔先帝時後官列女及諸織絡數
不滿百諸有蓄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便改奢
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又曰華覈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
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
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
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禁綺繡無益之飾此救乏之上務
富國之本業也

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務甚勞或止
之后終不改

唐書曰盧坦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見人訴以機絲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令人就績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為之廢紡績績維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食而食是謂同德

又曰叔文相苜三年歸其母自織請其母曰文相苜三年有馬千駟今主猶自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去之母曰婦人不好績紡織紆必有淫泆之心

輔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為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非詒也使衣而歸其父請往之起曰

亦無虛言

又曰魯人善績履妻善織編而欲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之也而越人舟行編為冠之資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也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國語曰勾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改於國

焦贛易林蒙之無妄曰繼帛無成績盡無名長子遂免鹿起失落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機子惧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之是以

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則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
離於患禍何以異於識而中道廢而不為豈能衣其夫了
而長不乏糧食哉孟子懼且及也

又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耳
畫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可以為將畫所以均不
朋也故畫可以為正物也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
都大夫持而不出入不絕者梱也以為大行人推而往引
而來者綜也可以為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

均可為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為相
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謂三公文伯載拜受教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父死賣身備以棺歛既葬即詣

主人將償其值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為永妻永不得已
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
為我織纈百疋於是妻謂主人曰必爾百疋其焉主人大
驚即遣永夫妻出門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鄉篤孝賣身
葬父故天使我為君償債爾言終忽然不見

仇池記曰仇池縣庫下悉安織婢綾羅謂布數十張機

崔元始正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織冬至織
草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時得二
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功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
具以上聞

古艷歌曰孔雀東飛若寒無衣為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

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古歌辭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謂携琴上

高堂大人且徐徐調弦遽未央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上擢素手札札弄機

杼

被徒元書曰宜修田農作園圃織紡績為坐作之本利

常令供食之物有薦幅

紡績

左傳昭公五日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以為娶婦及老

託於記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纏之與所紡以度城而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城絕外

手詩國風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漢書

漢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漢書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緜夫人自紡

績

又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婦女一月得四十五

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晉書曰鄭柔妻曹氏事舅姑甚好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

南史曰宋袁粲幼孤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大尉長史延

之女也躬事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齊劉楨為交州與垣曇深同行曇深未至交州而卒

曇深妻鄭字獻英樂陽人時年二十子文疑始生乃隨楨

到鎮晝夜紡績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求還

又曰梁武帝貴嬪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織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將聘之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常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杼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聞之於帝帝贈以金鏤納之時年十四歲

又曰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痼疾親戚相弃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紆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

陳書曰陳靈洗爲公侯數妾無游手普督之紡至於散用貲財亦不儉悵

隋書曰孝婦秦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入刻識之所呼皆得是所投者

閔令內傳曰閔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弟子之禮老子時貧謂徐甲曰顧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國以黃金頓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作辭詣閔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甲曰前與及約至安息國頓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辱便與辭訟乎汝隨我已三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玄生符在汝身再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爲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見錢百万予甲二

之

汝南先登傳曰平輿閭三子張壽鄧五官掾太守第五營
被徵以俸錢二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奉家病死唯
見孤孫九歲嘗夫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閣敞孫長
大來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今
乃百三十誠不可當敞曰府君固謬言耳即君無疑之
列異傳曰西河鮮于冀建武中為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
萬作屋卡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凡二百万再五官
黃秉功曹劉尚言是冀所白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
送日南俄而見冀鬼入府于尚秉等共計較定餘錢二百
萬皆商等匿與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朝君子以為隘矣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也其人則為衣服由命士少皆
漱澣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以風齊見於內寢

毛詩葛覃曰薄汗我私薄澣我衣

又栢舟心曰之憂矣如匪澣衣

漢書曰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于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詔廁踰身自澣洒復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晉書曰王師敗績於湯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惟嵇詔以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漉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

又曰鄭妻曹氏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

宋書曰左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嚴每坐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求受

又曰汪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裘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梁書曰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襁擢怒曰卿衣帶如繩將何所縛

又曰昭明太子統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南史曰陳王浚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墨

唐書曰肅宗性儉約衣服無綺繡嘗出衣袖示韓擇木曰朕已三浣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

仲長子昌言曰攻玉以石浣布以灰

龍魚河圖曰婦人無以夫衣台集浣之使之不利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邊適楚王阿谷隧有處平佩璜而澣者孔子抽觴以授之子貢曰以觀其詞子貢曰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欲乞一飲婦人曰阿谷之隧阿曲之泥其水載

清流而趣海飲則飲何問媿丁
風俗通東海王景典議曰晏平仲以齊君外故濟其朝冠
振其鹿裘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纂姓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與辛分十
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黃金為父白銀為母
鉛為長男錫為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玉尹世大鑄
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饗大牢未之喻也

成功綬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上載馳載驅唯錢是
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說
分終始不可慢刀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是諺言錢
無耳何可聞使君慮也哉

曹植樂府詩集曰樂府詩集四海商賈爭一錢

郭氏婚嫁詩曰金錢為實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

不止

周禮地官大司馬曰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方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用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田有餘天非獨為湯雨粟地非獨為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侍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朞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文于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在平界與師欣家偏耕耳恒聞鼓角鞞鞞之音勒私異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无業以事父母躬耕力則隨五上之利四時惟宜以進斗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乃作真息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四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祀朝者君所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大市

曰側而市者族為主雜堅之虞言主朝時市朝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立婦為主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

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亦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

市罰一

又曰司疏掌憲氏之禁令禁其闔囂者與其虺辭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屬遊飲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殺人者誥諸市四之三日刑盜于市誥戶申也

周禮曰官匠人曰左桓右社面朝后市

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易闕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又王制曰有珪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祭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革不中不粥於市布帛精錦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止色不粥於市錦衣珠玉

不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待果實未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代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穀不粥於市

又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又曰爵人與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中棄之

左傳文公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及婦也將行哭而過南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氏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宣公上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及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怒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大介車及蒲胥之市秋楚圍宋也

又昭公三年曰齊景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嗽隘
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豈胡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之先臣晏之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咲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
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又曰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廢田於楚子曰彼何罪
諺所謂室於市怒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分於室家而作色舍前之怒可也乃婦蹇田用養言

毛詩國風曰東門之扮疾乱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
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尔

又曰定之方中衛文公洗居樊丘始見城市而營宮室
論語比考識曰從善釋上襁負而歸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高陽市襄市皆不修祝融修市

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曰汝事王王出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

曰淳齒乱齊因殺閔王欲與我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誅淳齒

又曰齊桓公宮中言仲為二婦之臺以掩桓公之罪也

漢書曰曹參治獄參去蜀其后相曰以齊獄市為
寄慎勿擾也后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
并容也今君折之奸人女所容乎

又曰楚王以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子諫不聽乃胥靡之衣之赭衣使刑自誅春也

又曰尹翁歸河東平陽人嘗言六法六將軍霍光秉政諸霍石平陽奴盜其兵入市鬪翁歸不能禁及翁歸之為市門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賦市鬻大求商辱捕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日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中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又曰制繡文不如備市門此言末業負者之資也

又曰司隸校解光秦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宮室第中起土

山立兩而殿上赤墀戶下青瑤

又曰永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不私豪富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市萬章前章禁酒趙放酒趙放酒起故此張林前張林不作酒前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

又曰大君不理則畜賈游市乘氏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后漢曰寇恂為潁州太守抗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頽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犯營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耻

東觀漢記曰樊君治家產業起以廬舍高樓閣陂池灌在

竹木成林六畜雜果園林

又曰江革客東海下鄉廉任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買

太平御覽
輒與好善者雖無感與之

又曰光武以蒸遺一家人犯法尊格殺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此也安邑令出勅市令遂買得仲叔在問其子道狀乃莫曰閔仲叔豈以口復累安邑耶遂夫之沛

又曰京兆尹闕與召第五倫署督鑄椽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其后小民爭訟輒云第五椽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又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群小里間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注會日也猶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曰王郎起上在薊師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押榆之霸慙而去

又曰竇融請孔奮置議曹椽守姑臧長天下擾亂惟西河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羗市曰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日輒致豐積

謝承后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四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通衆經

又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城市后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典畧曰荆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苟屠及高漸離爲友軻嗜酒日與苟屠飲於燕市漸離擊筑荆軻和之而歌相

泣

魏畧曰趙岐逃難江淮海會驛所不歷自匿姓名買餅比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遊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荅曰賣餅三十嵩曰視之非言者當有怨者乃載岐歸家

魏志曰遼東送袁尚首懸在市中幸招觀之悲感

又曰襄邑劉氏與睢陽李太為讎典當為報之末故當春長備衛甚講帝乘車載鷄酒偽為侯者門開懷已入殺末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力戰步去末居近市一市盡駭迫者數百莫敢近

又曰表紹以董昭領魏郡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買招厚待之因以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剋破

又曰顏裴為京兆太守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於裴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以為裴宜謝乃私推築裴不肯謝良久乃曰裴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將吏士自是之后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又曰梁習為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十餘騎詣習求于市習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於是方許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而吏收縛一胡

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
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譯呼延上到習
責言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上何為使諸騎驚駭耶遂
斬人余胡破膽不敢動

具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賤奪百姓財物使市中郎
將声數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上大怒
假他事燒斷身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祐都督荊州卒而州人聞祐卒皆號慟罷市

宋書曰坦坐法當棄市群臣為請莫得將行刑沈與公沈
慶之人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
不久市以白上乃原生命擊上方靈改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日進酒肉
肴使宮人屠酷貴人潘氏為市令帝市為魁執罰爭者就
潘氏決罰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錢則百利得百利得則
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余里

又曰樂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殺戮於市威不善也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
慎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且衣冠而之市適你金之所因

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
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譯呼延上到習
責言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上何為使諸騎驚駭耶遂
斬人余胡破膽不敢動

具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賤奪百姓財物使市中郎
將声數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上大怒
假他事燒斷身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祐都督荊州卒而州人聞祐卒皆號慟罷市

宋書曰坦坐法當棄市群臣為請莫得將行刑沈與公沈
慶之人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
不久市以白上乃原生命擊上方靈改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日進酒肉
肴使宮人屠酷貴人潘氏為市令帝市為魁拔罰爭者號
潘氏決罰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錢則百利得百利得則
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余里

又曰樂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殺戮於市威不善也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
慎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且衣冠而之市適你金之所因

搜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孟子曰市廛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於市

又曰軻少貧侮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
之利人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義

孫卿子曰賈征於市不可以為市師

韓氏由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乃入市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又歸取之及反市罷
不得履

又曰衛祠公使人為客過闕市闕吏苛難因事闕吏以
金闕吏乃舍之祠公謂闕吏曰其時遇客而予女金女不
遣之闕吏乃大恐而以祠公為明祭

又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中
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成使者無敢告吾所問於女因
召市吏而請之曰市門之外何多年矣市吏甚怖太宰知
之疾也乃登慎其所也

又曰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大夫而申之公大夫亦遣於市

立有聞無以詔之卒遣行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
相信以致無姦秋詎故不敢為姦也

又曰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王曰不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言
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

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自邯鄲反竟不得見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災乎其一人對曰殷君善治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

春秋后語曰初廉頗之免於將而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去及復用客乃復至頗謝遣之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天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勢我即進君無勢我即去此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后語曰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杜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腸吹蕭乞食於吳

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門者與十金又曰蘇秦在齊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殊絕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詢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賊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常為相國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常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重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改定一字者與千金莫能有定者

太平御覽
卷第八百二十七
柳倉市在細柳倉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之德傷陽壽長絳衣開牽猪過市乞人與語偽不聞常用騎馬遊

陸機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市陽在城南

衛玠傳曰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今云生人不得歎死者物市吏告如皇云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

新馬脊有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山謙之刑陽記曰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

市固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開場市隆安中廢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資產部八

屠

酤

廬

肆店附

賣買

聚會

屠

周禮地官甸曰凡屠效其皮角筋者入于王府以當稅也

史記曰魏公子母忌請宋亥奪晉鄙軍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效命之秋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劍中
情怯耳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爲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者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凡猪用屠者不肯爲斷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己分手齊揣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毋本屠家女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屠肉析歎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設平生不以屠也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大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官人屠酤

周書曰太祖嘗遊上黨有市屠牝犍衆多畏憚太祖氣凌之常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坦其肉謂太祖曰尔豪則刺我太祖即俾其腹市人駭觀報之屬吏李繼韜惜而逸之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髯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楚昭王謂司馬子基曰屠牛說居虜卑職陳義甚高子爲我言之以三旌之位說之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豈可貪爵祿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願復反吾屠羊之四逐不受也又曰朱泚漫李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伎成而無所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収其皮

燕丹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者屠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命屠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剝毛庖丁為刃十九年刃如新砥礪庖丁人何則遊乎衆虛之門

賈誼書曰屠牛坦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剝割皆中理

鹽鉄論曰騏驥輓車垂頭於大行之板屠者脫之植譚論曰閩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哭和肉味美則對門而哨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閩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兩刀屠人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宰羊哀其无罪以豕代之

得咸集曰屠牛酤酒繫錢作錫皆有損害

酤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湑我无酒酤我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

漢書曰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後漢書曰琅瑯海曲呂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賒与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又曰刘寬嘗坐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畜言產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

又曰崔寔切交卒剽買田宅起家莹立碑頌葬訖資產竭尽因寔因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譏之寔不之改亦取足而已不至致盈餘

吳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傳蕩嗜酒居貧好奢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當相还

宋書曰吏部尚書度仰文當令奴酤酒利其百十

後魏書曰鄭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相成性又嗇恠人有礼餉者不与盃酒膏肉西門受羊酒東酤賣之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人官釀斛收直三千未雖賤不得減二十委州縣綜領釀簿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

又曰元和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官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榷額仍

漢書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馳居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歸臨邛從昆弟假貸聊足以生為何至日自若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舍酒乃令文君當釀酒

又曰霍光秉政廣漢專光及薨後廣漢為京兆尹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於至光子禹弟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榷故盧盟

又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為一率關一盧

以賣如淳千酒家關四得客設百盧故以盧名肆中贊案盧酒公胤

世說曰阮公見酒家婦有美色當釀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死他意又曰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照直經黃公酒廬竹迴顧謂後車曰昔吾與稽叔夜阮嗣宗共酌飲於廬林竹之遶亦預其末自嵇生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齊謝朓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常預樂遊苑晏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廬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幾如堵鄉處之自若

肆

問禮天宮內宰之職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

也官下曰肆長各長其四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
遠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

左傳襄二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肆子產槌之枕之股而
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孝以致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官與人列四販賣使偷盜爭鬪
上視以為樂

謝承後漢書曰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
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漢書曰世祖令盆子營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
以疾失明賜均輸官地以為列侯食稅於其身

晉中興徵祥說曰外宗世會稽王輔政於府內園中穿池

築山山池之間處上有女婢姑賣肉於其中道子丹見

乘船至酒四輒携入四買肉狀如廬以為笑樂

梁書曰呂僧珍為南兖州刺史從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

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效汝等

固宜常分豆可矣求叨越當速反葱四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邵名知人歷客舍則知虜求資入酒

四則拔楚子照

晉令曰坐虛使者皆不得上

殷氏世傳曰蓋寬字元祚河東用鄭廉始出寒賤末知名寬

見而奇之廉父常居四乃拜其父於市中皆驚由是顯

名位至司徒

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過恭四而失香

張衡西京賦曰彼四人之男女麗靡奢于許史

繁欽嘲應德璉文曰應溫德云昔與季叔才俱到富波飲

於酒四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

卑偶悅之夜與通姦便住足下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四

揚子法言曰如畫不能要諸仲尼四也李執註日畫不經

非書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詵曰王開山那生此兒

又酷貧帽改自以形美乃入帽四就帽嫗戲乃得新帽

店

世說曰阮修字宣子常步行一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餽

獨酣暢

崔豹古今註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賣買

周禮地官下曰泉府堂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以其賈之物揚而畫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

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有司然後予之

又曰司徒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賈而微債債買也物有

賤以賈劑結信而止訟賈劑謂兩書以賈民禁偽而除詐

以賈民為之者知以形罰蹙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凡會同師役市師司賈司師而從其市政掌其債賣之事
債買也在會同師役市師者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
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
質劑者為之券書滅之也

又曰賈師凡國之賣債其屬而嗣掌其月

禮記典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左傳昭公七月公在乾侯平子母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
而婦之乎乾侯公報婦馬者賣之乃不婦焉

史記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鬻財於曹魯之間

戰國策曰燕王見國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
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二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為客主
身為商賣

謝承後漢書曰張揖字公超治嚴春秋家貧無以為業常
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

王隱晉書曰劉宴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糠飯繩索作牛
衣賣手繩口誦齊書宋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太守謝淪命為儒林不就

又曰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
家椽從祖弟敬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賣
以贖之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年八九十老無

所知又篤隆病每不安其室遇寒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戲忘鄉里稱為義門

此史曰齊常景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慇懃求訪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

晏子春秋曰靈公婦人丈夫飾者國盡服之公使禁之曰女子以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不止公問

晏子晏子曰公服之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鬻馬肉於市公曰善使內勿服不還月而國人革服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為大蘭定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

謂善賣珠

又曰未之富貴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因佯以而毀之負其百金而埋其毀千鎰焉

又曰諺所謂傭自賣哀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又曰田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鬻者後請於買者曰此毋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鬻者小義而欲為小義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是也五門今有河南西四十里馮氏兄弟三人共居此作五門客舍因以為民主养猪賣

猪故民為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藿也但聞豚

聲

三輔皇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數百行而無墻屋諸生翔望此會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拊舞皆賣家中珠瓔衣服床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謂之踊貴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杖一枝是西湖王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有人於扶風郡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以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一人於巷賣之

貴三十疋即催交直實不識賣者姓名

皇甫謐高士傳曰毛公薛公比肩趙人也遭戰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為博徒薛公隱為賣膠

又曰韓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採桑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徒賣藥康守價不與女子怒曰是韓伯林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有少年夜行逢鬼七問為誰定伯欺云我亦鬼遂為共行定伯問相擔問鬼曰畏何物曰惟不喜人唾欲至某處定伯以唾塗其目鬼化為羊恐其變並唾之賣得銀一萬三千三百

晉後記曰城都上國邑城中無出營巷賣死駟馬
肉雜死人肉賣之

車頻奏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桓猛而恒賣水與軍人思
為亂猛因得敗之

周景式庐山記曰山有康皇廟上有銅馬一枚道士丁玄
真取擲之澗中經宿復還丁乃賣與遠村人買者盡病即
送還悉愈

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与
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

風俗通曰夜糴俗記市買者當清且而行日中交易所有
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糴穀明凝駿不足也凡斬不施
惠者曰夜糴

溥子曰靈帝榜門官崔烈入錢五千萬取司徒

語林曰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麤練玉公謂諸公
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
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應劭新詩曰大官有餘尉大小無不賣豈徒脯與頰醢鹽
及鹽豉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廐猥
牛中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買此牛
詔曰鹽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忘受
一賜令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

駟僮

設文曰僮駟馬也

漢書曰子代金錢千貫節僮駟僮合會二家交賜者其首辛也駟至賜切僮貢

切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未以賓客

犯法乃官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

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以將道深曉陰陽懷德戒行和光

同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僮牛自給有以蜀之嚴

君平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雒陽人本以僮賣為業性孝父母

終葬無終山遂家焉

晉令曰僮駟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僮駟者及姓名一

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八

又或公之... 謀之... 賈人... 晉荀登善視之如實出
已... 適齊

左傳昭二曰晉曾子曰賈而欲行而惡置乎

又昭公曰子干歸韓子間於欒何日子于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奔厥本不日好惡亦不得同惡

又昭公六曰臧會奔郕郕假使為賈正焉

又昭公十六年曰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田臣焉入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

共處之出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欺我無強買毋或

勺奪爾市有利賈賄我物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母乃不可乎

文定公下曰衛王孫賈曰苟謂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

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大夫皆將行之

史記曰呂不韋傳曰... 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家累千金

又曰白圭周人也與... 越時若猛獸鸞鳥之發

致曰吾治吾生產... 孫吳用兵商執行法

是也其智不足以構... 夫斷仁不能以取予強

不能有所守雖欲事其家其六也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
祖白圭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之其國知文貴之其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流鹽池賈之利士連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家故曰士爵無力言其能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漢書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綉綺縠絺芻操兵騎馬

又曰陳豨反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與之乃多以金
購豨將豨將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為趨利喜為商賈富人則商賈為利

又曰通財鬻貨曰商

又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為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貧賈三之庶賈五之

魏志曰王烈字彥方於時名聞在邢原管寧之右辟公孫
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未至卒也

齊書曰范雲為始興內史入境撫以恩德罷去停候商
賈露宿

梁書曰陸驗少而貧苦樂拓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
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郡
下散貲以事權貴

北史曰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名喪哭鄴中富商丁周巖
與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在哭限封孝哭入吊出謂人曰

嚴興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聞者傳之士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魯連子却秦平軍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舞多資善賈此言多也

又曰秦韓攻魏昭卯西說羅之齊荆攻魏卯東說羅之

魏

襄王養之以五車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乎力不淹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孺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

國語曰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絲之宜商青潘木楨以造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

又曰齊管仲曰若聖王處一就市井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日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何服牛輶

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子恒為商又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適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則利者也

論衡曰楊子云作法言屬富賈人賈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

載

異苑曰晉陵曲阿揚晚資財數千萬三吳人召取直為蘭估治生輒得倍宜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捉晚鎮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理金悉移去隣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鏹封題是揚晚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負販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古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尚書太傳曰舜販於瀕丘
漢書曰淮嬰睢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奉上衽而哭之泣不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貧販於南陽吾三等於市不以我為怯知我故有所明也魏志曰弘農董遇字季直性嗜讀而好琴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忠依將軍段熲未耕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於閑習讀其兄笑之不改

後魏書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高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乃身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備貨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

貨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史記曰倪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聞行貨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又曰范曄微行弊衣間步見須賈須賈見之警曰叔今何事范曄曰臣為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樂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作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後漢書曰鄭均好黃老書兄仲為縣遊徼頗受禮遺均數

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少為諸生明於五經家貧丑老周流傭賃避地於盧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乃郵到縣延掃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飯食訖脫衣與之餉餞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子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子曰非孔仲山耶對之嘆心語及平生曰昔與之俱自長裾遊集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州牧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
候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勅縣代之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為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初梁鴻於大家單伯通家行春為事歸其妻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之能使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為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乎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家貧無資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周齊書曰張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母休假轍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時被泰欲殺逃賣棺材中以盒於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常傭賃書養母每寫畢諷誦亦了

又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

南史曰吳達經飢荒男女死者三十人唯其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直多死被榜書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碑妻亦同逃此情无有懈倦

漢皇德頌曰候瑾字子瑜燉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孝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焚薪讀書

擔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當白衣步擔從長安遠欲止郵亭亭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容洒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逐去

東觀漢記曰馮成為剡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檐渡河
混土

魏志曰曹休年千餘歲喪父獨身一客擔假葬携將老母
度七至吳

魏畧曰禧字子牙京兆人也家世單貧少好孝初平中三
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稻餘日則
誦習之

晉書曰郭文字文奉少愛山水尚嘉遁洛陽陷乃步擔避
餘姥大辟山中佩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无勦色

又曰譙秀字元彥在蜀遇范貴蕭敬相繼作亂秀乃避難
定渠鄰中里宗族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

擔秀曰各有士弱當赤營獲吾氣猶足自一起以垂朽之
年累諸君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負鄙欲令婢踞上擔糞
澄年十四陳郭以為不可

又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
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知白者國家之象顧謂謝阮季
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丹妻荷擔人蜀莫知
所終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執
衆皆散康裝簪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
良自石置山中丹門客蕭欣祗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

出武帝

梁書曰司馬申大清之隆父母俱歿因此自擔以生菜食終身

後漢書曰高允性好文不營貨負書千里就業方言曰羸族荷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羸燕之外郊越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羸目關而西隴冀而往謂之荷凡以驢馬駝載物者謂之負他音亦謂之荷

先賢行狀曰平原主烈字彥方國中有盜千者主得而釋之盜者曰子旣放我幸死使王烈聞之明年國中行路父老負檐重有人代檐行數十里至家而去問姓名不語頃之老父失劍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某鄉主還見之乃代凡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檐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劍子誠賢人可語吾姓名以告王烈使人聞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使國人表其廬而異焉

春

說文曰春擣粟也

周禮地官甸春人掌供天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春不相

穀梁傳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曰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

漢書曰呂后曰戚夫人求甚令春

又曰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論輸府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輒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公生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或繫居樹上或脫鉗以鈿杵自中程輒掠之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之不聽乃胥靡之使杵曰于市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春每中程若有助者

後魏書曰高祐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確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所婦人寄春聚

莊子曰適伯里者宿春糧

淮南子曰量粟而春數米可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

國傳子曰夷吾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三家者入於春隸也

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王后必自春粢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擊到刺夫人必自春其盛

以木曰雍父作春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春

桓子新論曰宓儀之制杵白萬民以咨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確而利十倍杵春又復設機閔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春其力乃且百倍

焦貢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挺春稷君不得食頭養病根死

益於病

嚴欣期交州記曰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此積康所成

石虎鄴中記曰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記曰王慶孫為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逼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便令與婦女共碓下舂

王褒僮約曰事訖休息當舂一石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口堂以渾木刻為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穀糧馱磔槽舂皆有遍拍槽聲苦諷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資產部十

尺寸

量

秤

剪刀

衣軸

管

針

鑽

繩

尺寸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漢書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木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率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分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鈺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寸者自二微而成者可分別也寸者竹也尺者篲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引於分寸於寸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七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勳館廷尉掌之

魏略曰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踰其尺折之遂行亭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

晉書荀勗別傳曰魏杜夔制律準錯勗知漢尺漸長於古四分夔依爲律故不諧乃令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古尺新律呂以諧音韻後得古王律鍾磬與新相合詔賜古尺一其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較尺所造金石絲竹短較一米

管子曰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寸尺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不爲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詐僞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又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民

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伴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尋直若宜可為枉尺直尋

屈已信道也

尸予云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韓子曰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委意

度奚仲不能成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

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

孔叢子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七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

倍丈謂之端七謂之兩倍兩謂之疋兩有五謂之束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寸知尺舒指知五手舒身知

常斯不遠之則也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

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夢書曰丈尺為人下長短夢得丈欲正人也

魏武上雜疏曰中宮用物雜書為列尺一枚貴人公主有

象牙尺三十枚宮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

量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卓氏為改剪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

權七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

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鬴一斗其深一尺其厚三寸其

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入宮濁鍾入商清鍾入角清文

思索名臻其極嘉量無...
則

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七十則...
大矣以家量貧而以公量...
收之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龠用度數審其容以于穀...
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
立量嘉矣其銅方尺而圓...
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龠...
三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
規其

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
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
微動氣而生物也谷者合...
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
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
之也

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
且七四謂之區七四謂之...
謂之鐘七二有半謂之秉...
也

曹曄傳曰太祖常賦廩穀...
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
曰

曰當特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五...
宮殺斬之軍門

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素二十四斛

秤

廣雅曰秤謂之衡鍾謂之權

說文曰秤銓也

禮記月令仲春日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

又經斛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漢書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

與蠕七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七國欲與大槽相見入界百餘里見其部落不浣衣不紒髮不洗手婦人口舐

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

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後魏太武真

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幼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

令骨陷背血出數升或盈斗以葶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

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

囚試之皆驗天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

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七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

歲再遣使朝貢來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七太武嘉其意

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惟南王也蹈前鋒襲蠕七仍詔有司

以其敲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賢

迷密

北史曰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天代萬二千一百里後魏正元年遣使獻一峯里橐駝其國陳有山名都悉滿山出金玉多鐵

党項

隋書曰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狼曰背自稱尔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菜蕤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緣犂牛尾乃羶羶羊毛以為屋服裘褐被羶以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各為生業有戰則相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牧養犂牛

魏志曰登哀王岷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尅其水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吳志曰薛宗上疏云九真會朱符多以鄉人震衰劉彥之徒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賊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稱

唐書曰安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過見卿肚幾垂至地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差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又曰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權衡以稱之則拜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倍斗折衡而民不爭也

慎子曰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縣於權衡則毫髮之於權衡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

慎子曰名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槩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祈天地之理也

孔叢子二十四銖曰兩七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衡七謂之鈞二鈞四兩謂之斤七十二謂之衡七有半謂之倍稱謂之鈞七四謂之石七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八斤也

韓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真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

說苑曰庶量衡以十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大豆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一斤三十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欲秤之

雖其大乃作大秤掛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正是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業果得千斤

嘉書曰銓衡為人正也夢得衡為平端也以銓秤平財錢也重者價貴輕者賤也銓衡折敗無平人也

李尤權衡銘曰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非其唯賢明

剪刀

爾雅釋言曰劑剪齊也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稍進前也

齊書曰雲幸於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因酣以巾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子因酣

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雀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十之貨註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南史曰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恒以銅鏡剪刀鐻扇拄杖負之而趨預言末兆多驗

修復山靈故事曰后梓宮用剪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鑲綵帶副

世說曰爰綜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王其卜醮飲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衆或疑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昔吳長沙桓王嘗飲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為長

沙乎果應夫三刀為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幽

衣軸

世說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壁

管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續

荀卿針鏤賦曰管以為母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雜象牙管鍼筒一枚

針

說文曰針綴史也

禮記內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針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楚伐魯賂以執針百人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虎珀不受腐芥慈石受曲針

王隱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五十萬以供明製用愍懷太子恒採取三月以供賤妾舍人杜錫數諫太子後取針着錫常坐處氈中錫上床刺足血流

晉書曰鳩摩羅什講于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然觀聽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湏婦人興乃召宮女進入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天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使法種無嗣遂以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諸佛名多劫之什聚針盈

鉢引諸佛謂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可以畜室爾因舉匕
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又曰碩愷之常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
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宓去針
而愈

宋書曰傅劼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匕
榭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鉄屑乃罰賣糖者

南中曰齊王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
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息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
聞奐大怒收付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
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與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勅送與祖

還都

後魏書曰明太后臨朝嘗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
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

吳楚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針縷比面爲妾

淮南子曰女必一刀一針然後成爲女

管子曰先針而後縷先緩而後針不可以成衣
針成慕賁戈城

淮南萬畢術曰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九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
之針

又曰結巾投地而兔走金綴丹帶而蛇行

西京雜記曰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襟俱以習之

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嘗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君之過臣之過也曰夫綫因針而入不因鍼而急

典論曰劉表子英好針六針於坐端有罪狀者輒刺驗其醉醒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巧雖處於深帷重幕之內不用燈燭裁衣製作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

諸葛元傳曰昔元遜對元南陽韓文見誤呼其父字是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文見酒一盃

王郎新奏議曰至於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髡刑欲將懲戒先傷以防絕後傷

輿地志曰齊武起曾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針七色綫并格一犀棟刷匣司縹布兆珍服寶玩以協嘉辰

孫卿針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

於上飾帝王者特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弗識敢請之

王曹太家綸賦曰鑿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
而漸達博物而一貫

醫針賦

靈志曰樊何從華他李何善針凡醫咸言背及智藏之間
不可交針何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入五六寸疾輒瘳

三輔舊事曰為桐人長尺以針刺其腹理太子中曉醫術
因言其事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
欲使則針解之

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寤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
針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纂能針有方伎

乞以纂名課考稱課醫給臣自療治

梁書曰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後注素問訪以砭
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鉄說文有此砭

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
以為砭針春秋美針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
世無復佳石故以鉄代之耳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幸甄權宅權潁川人醫術為天下最
孫思邈師之以授針法時年二十三歲

唐書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針之

鑄

說文曰鑄可以紹署物者也韻集鑄綴衣細行也

晉書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罇二枝

縫

說文曰縫線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無不得刺麻考縷

抱朴子曰高嚴將寔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

闕樂七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連受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色縷花相遺不為介子推

離騷大招曰秦緝齊縷節線絡

崔駰縫銘曰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願國絲縷充贊以朝迪

魏 兗州刺史上物縫絁二絲縷十斤

鄭氏婚禮謂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為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